

王海鸰《成长》访谈录

□ 张 平

张平：小说开头写小时候的彭飞的成长，总感觉有你养育儿子的影子，很多细节都出自你自己的经历吧？

王海鸰：总有人问我你的作品里有你的影子吗？我说只要是作者用心写的作品一定有作者的影子、生活的影子、思想的影子、人物的影子。区别只在于有的你能看出来，有的你看不出来。

一般来说，写到孩子时我不敢编，会失真。为《成长》创作做准备时，找出厚厚的几大本日记，看里头所记关于儿子的点滴。这是一个男孩儿成长为男人的故事，儿子是我重要的创作窗口和来源。我所有小说、电视剧中的孩子都是男孩儿，所有男孩儿都有儿子的影子，他们大部分的对话台词都是儿子的原创，我做的工作只是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跟在他后面把他撒落的珠子一颗一颗细心拾起，尔后用文字再现。

翻开日记，那个浑身奶香的小男孩儿仿佛就在昨天——急急忙忙奔来了，小脸跑得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妈妈，你说，红螃蟹跑得快还是白螃蟹跑得快？”不等你说他就又说：“白螃蟹跑得快，因为红的已经死了。”那日子他常会逗来这么些愚蠢的幽默，不辞辛苦，献宝似的。我忍着笑不动声色：“那你说，红脸娃娃跑得快还是白脸娃娃跑得快？”儿子盯住我的眼睛：“红脸的快！”我说：“错。白脸的快。你想啊，红脸娃娃脸都跑红了，都快累死了，哪还有劲儿再跑？”儿子觉着我顺口胡诌出来的这个东西好笑极了，笑得喘不上气，一张小脸越发的红，小嘴唇更红，红樱桃般鲜红欲滴。那一年，他5岁。

儿子第一次遗精是13岁零8个月，夜里，我正睡着，被一只手推醒，同时听到了儿子急促惶恐的小声儿：“妈妈，我遗精了。”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天亮他就得去小升初的军训，得保证睡眠，便用睡意正浓加点儿不耐烦的话调侃：“正常现象，赶紧睡觉。把内裤脱了光着屁股睡。”儿子早就知道男孩儿长大了会遗精，我对他进行过关于男孩儿女孩儿男人女人的扫盲科普教育。早饭后，我用自行车驮着军训所需物品送他去集合处，分手时他叫住我小声地道：“妈妈帮我把内裤洗了，别让小夏阿姨看见。”小夏阿姨是我们家小时工。

现在儿子已是成人。虽然还在上学还没有能力反哺，却已露出了家长端倪：通电话听我声儿不对马上问我怎么了，我说有点感冒。他让我立刻上医院去看。我满口答应，心说我肯定不去。他过去肯定也常这么应付我很有经验，紧接着又道：“去看了后把看病的病历拍下来发给我！”我只好说好。前不久看中了万科在朝阳公园附近的一处房子，作为投资很好，令我心动，但是算算家里的钱买了这房子就会有压力，我如再年轻十岁绝对毫不犹豫，现在却是越来越体会到了岁数不对这个道理。电话中跟儿子说了我的纠结（且用时髦的词儿）：“儿子静静听完后斩钉截铁道：“不要买。咱家钱够花了。你不要想着留钱给我，我不要你的钱。”我豁然开朗，放下电话就给

那是一次漫长的等待。妻子一遍又一遍地给远在山上的三弟打电话，问有没有红霞的消息？而得到的肯定的答复是还没有后，她总是坐在沙发上神情黯然地说，红霞啊！这么乖的女子，钟家屋里的仙花……

戊子年那次特大地震震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但我的身体尤其是思维还处在地震中，那强烈的撼动和各种刹那切换的悲壮场面还在我的眼前浮动，在我的书桌上猛烈地晃荡。那段时间，电台里每天直播着极重灾区被埋在楼房废墟里抢救出来的生命时，我和妻子总是细心地听着，一天又一天，八九天后，抢救被埋生命的工作接近了尾声，妻子眼泪哗哗地说，我相信红霞还活着，就像站在我的面前一样。她的相信是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据三弟恢恢告诉的情况，红霞已与该中学的三百多名学生一起在大地震瞬间摇垮的教学楼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红霞还不满15岁，是三弟的独生女，由于我和二弟、妹妹生都是儿子，三弟的女儿红霞就成了我们儿几兄妹分外宠爱的仙花。但儿大分家，女大嫁人，宠爱也宠爱不到哪里去，无非就是平时路上碰见或她每周从几十里外的镇上学读书记回来的一些亲热的招呼，或塞给她几个糖块水果之类。我和妻子婚后几年就已出山工作，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大年才回一次山里。每次碰见红霞，她乌黑的短发下乌黑的眼睛总是忽闪忽闪的，总是没有言语。三弟说，你吃长了，大爷大娘都不晓得喊了。她才怯生生地喊一声大爷大娘，然后苹果形的脸腮上立即起了涡形的根笑，偏着头跑开了。

红霞上初中时，母亲去世了，因为办丧事，我和妻子撵回青牛沱山里，有机会与兄弟姊妹多待些日子。妻子也就有了与红霞单独相处的时候。妻子后来告诉我，说红霞这女子苦水里长大，很懂事的，她说她爸爸与她妈自从离婚后东不成西不就的，也不全怪她妈，她爸爸也在外鬼混。我们那里说的鬼就是不正经的意思，多指男女之事。三弟原来是有和乐的家的，是与红霞的妈妈生活的那几年，可自从青牛沱景区开发了，宾馆农家乐山林里的笋子鸡冒起来后，外面世界嫖赌之风也进了山里了，那农闲时哗啦的麻将声和宾馆里飘出的嘶声蛙气的卡拉OK声扰乱了山村的宁静。三弟和红霞的妈妈因为情感上的原因在红霞5岁时离了婚，红霞课余的时间几乎是与她的奶奶、我的母亲度过的。三弟三十好远的人了，却成天在外面东游西荡的。红霞却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也很好。与她最亲近的奶奶去了，她对她大娘说，奶奶她倒去了，我现在一个人咋个办？妻子给我讲的红霞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脑壳里。一个十三三岁的孩子居然说出这样悲观厌世的话，可见失去了母爱和亲情的孩子的内心有多孤独。想不到她的这句话竟然应验了，也就是她的奶奶、我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农历四月初八，她的乌黑的眼睛和怯生生的样子在地震中再也寻不着。那段时间，电视、收音机里天天都在播着灾区营救生命出现的奇迹，我们却怎么也不相信红霞真的离开了我们，总觉得奇迹或许在某一天就会出现，她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我这部地震长篇里写了一个叫岳芳芳的女孩在大地震中侥幸存活的原因。



万科销售打电话说房子不要了。本来说好下午去交的5万元定金钱我都预备了。

儿子已有一个打算共度一生的女朋友，那女孩儿我开始并不喜欢，现在很得我心，因接触后发现她正是我喜欢的类型：单纯、自尊心强、能吃苦、不自私。作为准婆婆，在对准儿媳的不喜欢到喜欢，中间很有一些新鲜的感觉和经历。

我把这些散珠镶嵌进我的新作。母子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还有事业与家庭的关系。

张平：《成长》是你第一次以男性为主角，你说，因为儿子让你洞悉了一个男孩如何长成男人的全部过程。你儿子在读过你的小说后，觉得你足够了解男人了吗？

王海鸰：应该是吧。每写完一章我都会发给他看，他的评价是：还不错。看最后一章时来信说：“这一章看得我是感慨万分。以前没有一字一句的看过书——除了课文，你写得确实是好。也感慨，之前看前面的时候，会在想，著名作家也不过如此，等我心下宁静，下笔润泽，超越你玩儿似的；现在，佩服是一，压力是二。这一章想必你也是认真写了的？戏剧性能写成这样才是境界。提

笔写这些的时候十四五章基本看完了，简单提了提意见。关于最后一章，好是好，大概问题也有，比如语言上有些使劲了，叹号多了些，但都是很简单就能小调整的，我看完前面的再回头来看。”

张平：听说你为了写好飞行员的生活，还特地去飞行团体验生活，为什么选择让男主角成为飞行员？

王海鸰：因为我的主人公总要有个职业。我16岁当兵至今，几十年了，熟悉部队生活。之前一直不敢写，因为不了解男人，部队的主体是男人。所以这一次把我的主人公确定为飞行员。从前对部队飞行员略有了解，但是从前的和今天的还不一样，就去了某航空兵师，住空勤楼，吃空勤灶，与飞行员同训练、同执行任务，转战武汉、成都、西藏、北京……

作者体验生活，是寻找状态。本来只打算从飞行员写起，结果每个飞行员都会跟我谈起他们在飞行学院做学员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真实写出他们，那是不可回避的一段——淘汰淘汰再淘汰，直走到今天。

没想到的是，许多读者说，最喜欢书中飞行学院那段。一个老年妇女写年轻男子，能写到让人喜欢，我受宠若惊。

张平：小说中，四海云的生活锁定在两个她挚爱的男人身上，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理想。生活当中，你作为一个单亲母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你是怎样成长的？

王海鸰：儿子小时候我们常做这样的游戏，我问他：“喜欢妈妈吗？”他说：“不喜欢。”一顿后响亮地道：“——爱！”

当时我们，严格说是我，把“爱”当做了“喜欢”的更高呈现：喜欢不一定爱，但爱必定首先得喜欢。事实不是。比如，孩子一般是爱父母的，却很难喜欢父母。他会为父母的离世痛苦，却不愿与父母相处。

儿子口齿还不清楚时就对我说：“我又不是你的机器你为什么总要闻你的？”再大时爱说：“为什么总是大人欺负小孩儿？”可惜被我当做小可爱的童言稚语一笑而过，是在后来才会出儿子说这些话时的郑重。

以关心的名义监视，把监护权当做监控权，是家长最爱犯的严重错误。家长比孩子更需成长。

做父母需要能力，以为是父母就拥有了天然的教育资格和教育能力并且终生拥有，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所谓青春叛逆，我认为惟一的原因在于家长没有能力跟上孩子的成长。没有能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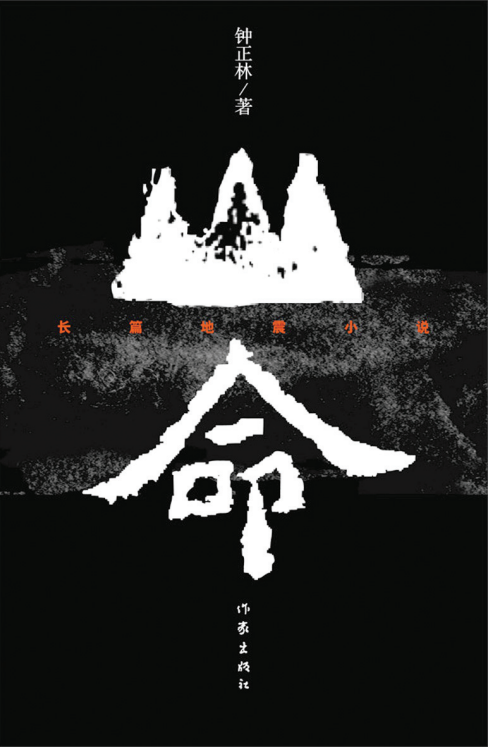
《山命》创作谈

□钟正林

赵长军这个人物注定是穿行在青牛沱山宕历史的影像里不可缺少的针脚，他是两截悲壮历史的承继与续接，他在悲壮的历史里孕育，伴着狗豹子的嗥叫出生；六七岁时又为了追回家里的熊油坛子而走出山宕从此失忆。当50年后他率领空降团小分队进山搜救，山宕的依稀景色和岳家的老房子，包括那条铁路使他的记忆渐渐恢复，曾经的沧桑历史就斑斑驳驳地映现出来。当年的出山与现在的进山与母亲五十多年前的出山与进山路径相同，而意义却是如此大相径庭。是历史在某个时刻就不一定会如烟过眼，还是命运在死亡的脚步上重生新绿，完成灵魂的救赎。这都不是我在这篇后记文字里需要说明的，读者比小说家更聪明。

嗜好小说创作的人都要研读中外小说家的作品，不然哪来的营养。我的阅读感觉与一些媒体的喧嚣和极端的批评家的所谓尖锐针灸中国文学的言论是两码事，尤其是中国当代众多的优秀长篇小說告诉我，中国作家并不缺乏想象，也不缺乏创新，缺乏的是更多的批评家和学者们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细心与公正。那种带有过去式的政治偏见甚至某个阶段性的印象眼光来衡量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是越俎代庖，是触及不到纷繁厚实的中国当代小说的。想象的的确是小说乃至一切艺术的翅膀。但是想象是建立在现实话语叙事真切感受基础上的。在《山命》这部小说中，有许多被评论家称为“象征”和“意象”的东西。比方说小说开篇第一章“惊蛰·鱼梦”中关于受难的鲑鱼；祖爷在逃难途中望见并确定了自己逃难归宿地的若干年后女匪逃脱解放军的追捕留下自己的血脉，也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空降团的直升机受大雾困扰降落的标志，更是搜救小分队被洪水困在黑洞崖绝谷要砍的三棵神树；黑龙池的诡谲神秘，赵老太被捕和行刑时头上驰过的那只黑鸟；融入了赵长军的生命血液的狗豹子；波尔山羊的两次入话；牛们和猪们在停车场享受与人一样挣金钱的狂舞等。这些都不是小说家的独特的创举，实际上，这些东西早就实实在在的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在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时，总喜欢同当日的天气和万年历上所显示的日子结合起来，同昨夜自己做的一个梦或早晨起来煮饭切菜是否打乱了碗切着了手结合起来，看是否利达，来衡量某件事成与不成。还有一个人孤独或烦闷时不与人说话，而是走到僻静里与一头牛、一只鸟或一棵树喃喃地说上老半天。

“意象”和“象征”更不是西方小说家乔伊斯、普鲁斯特等的发明，我们中国的文坛早已有了之，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还有《春秋》《左传》里的大量文章、唐宋八大家许多比兴的散文、明清的话本小说，都有许多的



象征和意象意味的东西。现代作家废名和萧红的文字里也不乏这样的表述。

关于赵长军这个人物，我想以“象征”赋予他更加厚实又广阔的内涵。人与动物的性灵默契和相通不是西方小说的专属权，中国小说史上早已有了之。比如《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志怪小说，老祖宗吴承恩和蒲松龄在这方面可是比我洒脱得多了。我试图想在关于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不走老路子，极力想摆脱以往这方面小说的一些模式。历史是变化的，尽管它总是在某些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细节永远是不会雷同的，就像一棵树一根草砍了又长的形象是从来不会完全一样的。赵长军身上确实是集成了诸多的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类型的个性化，甚至负载着神秘的东西，特别是在小说第十四章“癸亥·神渡”的结尾的那一节，我在他身上赋予了诸多神奇的象征。

我在写这个人物在复杂的背景变化中蹉跎孽生，在新世纪的命运上脱颖而出时，想到过德国作家帕·聚斯金德在《香水》小说中塑造的巴蒂斯特·格雷诺诺这个人物。1738年7月17日最炎热、最臭的巴黎某市区的宰鱼台，格雷诺耶的母亲用宰鱼刀割去婴儿的脐带，生下了散发百合花和水仙花香味的格雷诺诺。赵长军先前的名字不叫赵长军，也不姓赵，岳得亮也是他逃命的母亲在狗豹子嗥叫的月夜为他起的名字。他同样出生在对于当时的他来说那样无比险象环生的年代，他的女匪母亲随时有被抓

会如此迷人，从无知到有知，从幼弱到强大，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充实和欢乐。都说母爱无私、我不认同，因她在付出的同时已然得到了超值的回报；甚至当人们歌颂为救孩子牺牲自己的所谓伟大母爱我也不认同，这种歌颂太过主观，焉知对母亲来说那不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本能反应？

送他去美国留学的那天，当高高大大的他背着双肩包消失在机场海关人群深处时我就明白，他从此后就算永远地离开了我，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旅程；当然他还会再回来，但那时的回来就是“常回家看看”的回来了。至时我只企盼，他的回来不是迫于“孝”，而是因为他喜欢家中的那个老太太。

现在我手机上贴的是他的照片，他手机上贴的是他的女友，无声地告诉我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对我一直以来的认识也是一个印证：即使亲密如我们母子者，也是而且应该是各有各的人生。

张平：你的下一步作品会不会是关于婆媳关系，写写当下新的婆媳关系呢？

王海鸰：目前我没有晋升为正式的婆婆，所以说不好。顺其自然吧。

张平：四海云和安叶对于女人之于家庭和事业是有不同看法的，你觉得你的观念更倾向于谁？在你看来，家庭与事业究竟能否两全？男女在家庭中应如何分工定位？

王海鸰：在《成长》中我说：男女都一样不等于男女没分工，男女有分工不等于男女不平等，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规律，有科学依据，否则造物主为何不给男人乳房子宫？

女人的精神或可以从孩子于圆满的家中得到滋养，男人不成。再圆满的家也不可能使他的精神真正得到满足，他们渴望更广阔的世界、更社会化的成功，那才是他们生命活力和生气的原动力。

但前提是，在妇女们做妇女擅长的事情时，比如相夫教子，应得到丈夫的认可，并且得到社会的认同。

有一句名言：“母亲是民族的摇篮”，是真理。当好一个母亲不容易。

张平：电视剧《成长》早就在拍了，所以这部小说也是写于剧本之后吗？小说和剧本有所不同吗？

王海鸰：这部书和电视剧难有先后，因为写剧本之前就写了无数有关片段，后来写剧本，后来又把这些片段和剧本，写成了现在的《成长》。二者有相当的不同。但故事相同。

张平：很多作家都把编剧的事给别人，不愿自己来做，你为什么愿意亲自动手，甚至临时改动都不要别人插手？

王海鸰：为保证质量。

张平：这次电视剧《成长》是你和郭晓冬的第三次合作了，为什么很青睐这个演员？

王海鸰：当然因为他合适了。

捕击毙的可能，他落地存活本身就是个侥幸。他也和格雷诺耶一样从那样反差迥异的母体出生而后却脱胎换骨为一个光彩熠熠的崭新形象，塑造的技法有些相似，但落墨的方向和意思却不相同。格雷诺耶最后死于自己的神奇的香水，他被一伙野蛮人当做长生的天使撕咬得粉碎，连骨头和羽毛也没有剩下。而赵长军是因为生命里有着狗豹子的强大的召唤和驱使之力，当山洪把转移的山民和空降兵围困于绝谷，眼看就要全部遇难时，呼之而来的狗豹子和人兽通灵以及一些令人不敢相信的神奇现象出现并改变了大家的命运。

或许有人会说写得太纷繁，枝蔓和线头太多，但你读了后会感到它们是了然而清晰的。小说之所以农历中的一些节气和时辰为篇章命名，主要是与小说背景地的山民的夏种秋收的生活劳作习惯有关系，同时也是为了提纯小说的味道，给小说穿上合适的饰物，如给村女的鬓角上插上采野山菊。小说的背景是在紫罗汶川的青牛沱大山，当然就有着诸多的地域符号，如羌人的信仰和生活习俗，羌人口传经书《释比》，羌人尊崇炎帝为羌人的祖先为牧羊神、以白色为自己的最崇拜的颜色等，在小说中都根据需要取舍，或粗或细。还有历史没法说得清道得明的浑油斑驳的传奇与小说里祖爷这个人物的瓜葛牵连，都烙上了川西北明晃晃的胎记，是要想小说叙事有一股迷蒙的地理气息。

两年多时间，我都沉浸在小说的思索与写作中昼夜不停，就是去省城开会也随身背着手提电脑，早晚写作，那些人物、那些情节在百年的山雾间穿梭闪回，喜过多次，哭过多次。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是有起码的良心和同情心的，这种同情心应是建立在文学的审美高度上，不受政治和时间的局限，就像空气不受血腥和牢笼的局限一样。一天早晨，我的儿子对他妈妈说，你看老黑又在书桌前哭了。他妈妈说，别去管他，他那个人，你不是才晓得。一部小说就是重拾旧人和现实人的欢喜表情，就是重拾记忆里流血的伤疤，写作者就在情境中，早已梦回吹角连营。不哭不哭才怪！

一稿写成40余万字，二稿改为35万字。2009年6月下旬，省作协的一次抗震文学创作会上，我向阿来老师请教，我说我写压到30万字。他说量体裁衣，也不全是愈精炼愈好。向阿来老师请教后又经过两月艰苦卓绝，我又减了5万字下来，将小说压到了30万字，恍若在自己割自己的肉。我自己将装好的纸质文稿寄给了阿来老师，他专门抽了两天时间读完，并回复了两三千字的读后电子邮件，令我非常感动。

2010年5月，我觉得已改到了满意的程度，就将《山命》投给了作家出版社。感谢著名作家何建明老师对小说的关注，冯京丽编辑对小说的细心备至。从签署合同到文稿的编辑、错字的校正，以至封面设计的效果等，冯京丽编辑都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大牌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对于作家和作品的尊重及对文学编辑工作的敬业和严谨。

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面世，对于我来说肯定是无比高兴的事情。但冷静一想，它的文学艺术价值如何、读者的认同如何、大家们的评价如何，才是最重要的。